

The Black Company



黑色佣兵团

幻想大师系列

格伦·库克

Glen Cook

马骁 译

“剑与魔法”的传奇世界
Fiction and Fantasy Writers of Best



名动一时的黑暗奇幻开山作
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Writers of Best

长江出版传媒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



黑色佣兵团

幻想大师系列

格伦·库克

Glen Cook

马骁 译

“剑与魔法”的传奇世界
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Writers of Best



名动一时的黑暗奇幻开山作
Science Fiction and Fantasy Writers of Best

鄂新登字 04 号

图书在版编目(C I P)数据

黑色佣兵团 / (美)库克著; 科幻世界译. —武汉: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, 2012. 5

(幻想大师系列)

ISBN 978-7-5353-6916-1

I. ①黑… II. ①库… ②科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美国—现代 IV. ①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2)第 080425 号

| | | | |
|-------|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书 名 | 黑色佣兵团 | | |
| © | 库克著 马骁译 | | |
| 出版发行 | 湖北少年儿童出版社 | 业务电话 | (027)87679199 (027)87679179 |
| 网 址 | http://www.hbcp.com.cn | 电子邮件 | hbcp@vip.sina.com |
| 承 印 厂 | 孝感市三环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| | |
| 经 销 | 新华书店湖北发行所 | | |
| 印 数 | 1-10 000 | 印张 | 8.25 |
| 印 次 | 2012 年 7 月第 1 版, 201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| | |
| 规 格 | 880 毫米 × 1230 毫米 | 开本 | 32 开 |
| 书 号 | ISBN 978-7-5353-6916-1 | 定价 | 22.00 元 |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承印厂调换

目 录



| | | |
|-----|----|-----|
| 第一章 | 使节 | 1 |
| 第二章 | 渡鸦 | 35 |
| 第三章 | 耙子 | 78 |
| 第四章 | 私语 | 114 |
| 第五章 | 铁汉 | 158 |
| 第六章 | 夫人 | 190 |
| 第七章 | 玫瑰 | 249 |



第一章 使节

独眼说得好，当初满世界异相恶兆，只怪咱理解不了——独眼虽然瞎了只眼，放起马后炮来倒是又准又狠。

青天白日里雷劈亡魂山，一道闪电击中了邪兽墓上的青铜封印，削去半边禁制符文。石雨天降，塑像流血。几座神庙的祭司报告说发现了没有心肝的祭品。有头畜生被开膛破肚后仍逃了出去，始终没能擒回。在城邦卫戍部队驻扎的钢叉兵营里，图克斯神像上下颠倒。连续九天九夜，十只黑秃鹫在营堡上空盘旋；有一只甚至赶走了原先住在纸塔上的老鹰。

占星师们不肯解读星相，生怕因此送掉自家性命。有个疯子预言家在街市间游逛，号称末日迫在眉睫。离开营堡的不光是老鹰，当初生长在外墙上的常青藤也枯萎凋零，被丛生藤蔓取代；除非赶上艳阳天，否则城墙看上去就是黑黢黢一片。

怪事年年有。翻回头牵强附会起来，管它什么事都能被傻子们说成预兆。

本该早做准备。我们好歹也有四位能力不俗的法师，时刻警惕着。不过，他们还没厉害到能用小羊羔的五脏六腑占卜的地步。

话说回来，最优秀的卜算师总是搜集汇总各种异相资料，通过历史预言未来。

绿玉城——珍宝诸城中的一颗璀璨明珠日渐衰老颓丧、疯疯癫癫，充满社会堕落道德沦丧的臭气。就算夜里有什么怪东西在街巷间逡巡爬动，也只有傻瓜才会感到惊奇。

我把所有窗户通通打开，指望港口方向能起点小风，有臭鱼烂虾味也不在乎，但那点儿气流连张蜘蛛网都吹不动。我洗了把脸，冲头一位病人扮个苦相：“又怎么了，卷毛？”

他没精打采地咧嘴一笑，面色异常苍白：“闹了点胃病，碎嘴。”他脑瓜顶像枚磨光发亮的鸵鸟蛋，却被人调侃得了这个诨名。我查查执勤表和轮岗安排，上面没有他希望装病的理由。

“哦。”我摆出专家做派，绝对有模有样。尽管暑热逼人，但他浑身冷汗涔涔。“最近跑到军营食堂外面吃饭去了，卷毛？”一只苍蝇落在他头上，活像个耀武扬威的征服者，但他没有发现。

“对。三四次吧！”

“嗯，”我调了杯臭烘烘的乳状混合剂，“把这玩意儿喝了。一口干！”刚喝了一口，他就把脸皱得像枚老核桃，“你瞧，碎嘴，我……”

我闻见那味儿也直反胃，“喝了，伙计。我为弄到这东西搭上了两条人命。波基吃了这药，捡回了一条命。”这些消息早就传遍佣兵团。他喝了药。

“你是说我中毒了？天杀的蓝党给我下了药？”

“别紧张，你会好起来的。没错，看起来是这么回事。”我在把斜眼和疯子阿布开了膛后，才发现真相。这是一种慢性毒药。“到那边的帆

布床上去，吹吹凉风——但愿这该死的风能醒过来。躺好别动，药劲儿一会儿就上来了。”我把他安顿好后又说，“跟我讲讲你在外面吃了啥？”

拿过笔和一张表格，我对波基做过同样的调查，在疯子阿布死前也提了这个问题，还让斜眼的队长仔细回忆他最近的一举一动。我相信毒药来自营堡驻军经常光顾的酒馆。

根据卷毛的描述，我发现一个答案：“啊哈！咱们找到那家伙了。”

“是谁？”他说着就要坐起身。

“你歇着。我去见团长。”我拍拍他的肩膀，到隔壁房间看了一眼。今天上午的病人就卷毛一个。

我故意绕远，沿着俯瞰绿玉城港口的特里詹城墙往前走。行到半路，我停下脚步举目北眺，望过防波堤、灯塔和要塞岛，看着浩渺无垠的苦痛海。近海商船在连接珍宝诸城的水道网络中穿梭，斑驳帆影点缀着脏兮兮的灰棕色水面。高处的空气厚重凝沉雾气蒙蒙，连地平线都难以看清。岛屿周围总有一股小风吹拂，但它始终不肯靠近海岸，简直像在躲避麻风病。海鸥在高空盘旋，看上去近在眼前。它们显得脾气暴戾、迟钝懒散，就跟这个季节的大多数人一样。

今年夏天，我们仍然为卑鄙的绿玉城市政官效劳，保护他免受众多政敌和纪律散漫的本地部队骚扰，却得不到半点感谢。我们忙得屁股冒烟，到头来还被人下毒。报酬还算凑合，但不值得搭上这条小命。我们的前辈要是知道佣兵团落魄到这种地步，恐怕会觉得无地自容。

绿玉城破败衰落，却又古老迷人。它的历史就像个注满黑水的无底洞。闲来无事，我以探寻那幽影重重的内幕为乐，试图将事实从虚构故事和神话传说中剥离出来。这活儿并不简单，过去那些史学家们，哪个不是一门心思讨当时的权贵喜欢。

对我来说，最有趣的年代要算上古王国纪元，那段历史最残缺不全。正是在尼姆王统治时期，邪兽凭空出现，带来了长达十年的恐怖，最后受制被俘，封印在亡魂山上的黑暗墓穴中。这段骇人往事余音未绝，至今仍在各类传说中出现，常被母亲们拿来吓唬不听话的孩子。但

现在早就没人记得邪兽到底是什么东西了。

我彻底断了消暑去热的念头，继续朝前走去。站在凉亭中的哨兵们，脖子上都搭着毛巾遮挡热气。

一股小风让我打了个激灵。我转头看向海港，只见一艘大船正绕过岛屿。这头巨兽硕大笨拙，让周遭的独桅帆船和小帆船相形见绌。鼓满风的黑色船帆中央凸起个银色骷髅头，双眼红光四射，火苗在断齿后面跃动不休。图案周围还有一圈闪闪发亮的银带。

“那是什么鬼东西？”一个哨兵问道。

“我不知道，小白。”那艘船的尺寸比华而不实的风帆船更引人注目。至于它上面那些花样，黑色佣兵团的四位二流法师也玩得出来。但我还从没见过五层船桨的军舰。

还是先把要办的事办了再说。

我敲敲团长的房门，没人应声。我不请自入，发现他正躺在大木椅上打呼噜。“嗨！”我大喊道，“着火了！叹息区暴乱了！乱舞攻到黎明门了！”乱舞是古代的一位将军，当年差点把绿玉城夷为平地，人们现在听到他的名字还会瑟瑟发抖。

团长镇定自若，眼皮都没动一下，脸上也没点儿笑模样，“你太放肆了，碎嘴。你什么时候才能学会按规矩办事？”按规矩办事的意思是说先去打扰副团长，除非蓝党正在攻打营堡，否则不要吵醒他。

我跟他讲了卷毛的事。

团长把脚从桌上放了下来，“看来慈悲又有活儿干了。”语气冷峻森然。黑色佣兵团可容不得旁人对自家兄弟下手。

慈悲是团里最狠辣的队长。他估计十几个人应该够了，但还是让沉默和我一道跟来。要是蓝党来硬的，沉默这个法师就能派上用场。法师让我们稍等一会儿，等他去树林里遛个弯。

“你到底干吗去了？”等他带着破破烂烂的包袱回来时，我随口问了一句。

沉默笑而不答，他绰号沉默，就是因为随时保持沉默。

那地方叫防波堤酒馆，是个消磨时间的好去处。我曾在那儿度过不少漫漫长夜。慈悲安排三个人堵后门，两扇窗子各有两人，又派另外两个伙计上了屋顶——绿玉城的所有建筑都有屋顶活门，到了夏天，人们习惯在房顶上睡觉。

他带着剩下的人马从酒馆正门闯了进去。

慈悲是个牛皮哄哄的小个子，最喜欢装相摆谱。瞧他进门那架势，应该在前头安排个鼓号队才合适。

酒馆里的人全傻眼了，直勾勾地盯着我们的盾牌和出鞘利剑，还有透过护面甲露出一丁点儿冷峻表情。“维罗斯！”慈悲吼道，“给我滚出来！”

开店的是一家子。话音未落，他家老爷子就跑了出来，侧着身扭扭捏捏往我们这边蹭，好似一只准备挨踢的蠢狗。酒客们嘀嘀咕咕起来。“闭嘴！”慈悲声如惊雷。别看他身子骨小，吼起来能吓死人。

“各位老爷有何吩咐？”老头问道。

“去把你的人都叫出来，蓝党佬儿。”有个兄弟把手里的兵刃往桌上使劲一拍。

“都坐好了，”慈悲说道，“吃你们的午饭，好好待着。过一个钟头就放你们走。”

老头开始筛糠，“咱不明白您的意思。老爷，咱们犯了什么事儿？”

慈悲露出一脸坏笑，“他还挺会扮清白。谋杀罪，维罗斯。两起毒杀，还有两次毒杀未遂。照法官们的规定，应该判处奴隶刑。”这种事慈悲是行家。

我不太喜欢慈悲，他永远都是个爱拔苍蝇翅膀的小男孩。

奴隶刑是指被当众钉在十字架上，然后留给食腐鸟。在绿玉城，只有罪犯才会不经火化直接下葬，有的甚至根本不埋。

厨房里传出一阵喧嚣，有人想从后门逃跑，被我们的人堵住了。

酒馆大堂炸了锅，一群挥舞匕首的乱民朝我们扑来。

暴民把我们逼向门口，那些清白无辜的人显然是怕被罪犯连累。绿玉城的司法系统素以快捷、残忍和严厉著称，很少给被告洗清罪名的机会。

一柄匕首刺过盾阵，一名同伴随即倒下。我打仗不太灵，但还是抢前一步，顶上他的位置。慈悲说了句我没闹明白的话。

“刚才本该是你上天堂，这下可算是泡汤了。”

我反唇相讥：“你永远别想在编年史上留名儿。”

“……什么屁事你都要唠叨几句。”

十几个平民相继倒下，血水在地板凹处汇成一摊。屋外聚集了不少旁观者。很快就会有投机分子冲我们的后背下手。

一柄匕首划到了慈悲，他终于耐不住性子了，“沉默！”

沉默已经动手，但他是沉默，也就是说不会有什么动静，电光火石的效果更是少见。

防波堤的酒客们拍打着脸颊，双臂在空中乱挥，不再搭理我们。他们蹦蹦跳跳，抓挠着后背和屁股，发出各种惨叫，有几个人瘫在地上。

“你是怎么干的？”我问。

沉默微微一笑，露出满嘴尖牙。他用黑黢黢的爪子在我眼前一挥，我这才从另一个角度看清了发生的事。

他从城外拖来的包裹，看来装的是蜂巢。要是你时运不济，就会在绿玉城南方树林中撞见这东西。巢里的住客是一种长得好似大黄蜂的怪物，被当地农民称作白脸蜂。自然界中很少有比它们性子更烈的家伙。白脸蜂很快就镇住了酒客，却没有骚扰我们的人。

“干得好，沉默。”慈悲在几个倒霉蛋身上泄了火后，对法师赞道。他随即将幸存者赶到街上。

我替那位倒下的兄弟检查伤势，其余人则将对方伤员一一结果。按慈悲的说法，是给市政官省下安排审判和刽子手的开销。沉默笑眯眯地袖手旁观。他也不是善主儿，但很少直接出手。

俘虏的数量超过了我们的预期。“瞧这一大帮子，”慈悲眼睛直放光，“谢了，沉默。”囚犯的队伍足有一条街长。

命运是变幻莫测的，它在最要紧的时刻把我们引到了酒馆。我们的法师四下查探，发现了宝贝：酒窖下面的密室里藏了不少人，其中有几个蓝党中赫赫有名的人物。

慈悲一路上大声唠叨，说线人会得到一笔天大的赏金，其实并不存在什么告密者。他这样喋喋不休只是为了防止我们好脾气的法师变成靶子。敌人如今要四处奔忙，寻找虚无缥缈的间谍。

“把他们弄出去，”慈悲看着那群垂头丧气的俘虏，冷笑着下达命令，“你觉得他们会不老实吗？”慈悲无与伦比的信心唬住了所有动歪脑筋的人。

我们穿行在迷宫般的街道上，俘虏们没精打采地拖着脚往前蹭。我傻乎乎地凝视周遭。这座城市简直跟世界同样古老，我的兄弟们对过往年代无动于衷，但我却不禁被绿玉城的悠久历史所震撼，有时甚至会被吓到。

慈悲忽然命令队伍停下。我们已经来到市政大道，这条路从海关蜿蜒而上，直通营堡正门。一支队伍迎面而来。虽然是我们先走到十字路口，但慈悲却把路让了出来。

这支队伍由一百名全副武装的战士组成，看上去比绿玉城中的任何人都强横威武——当然，比起我们还有一定差距。为首那人黑衣黑袍，胯下一匹黑马。我从没见过如此高大的马儿，但那骑手个头很小，瘦得好像个娘们。他一身旧皮衣，头顶黑盔，把脸面遮得严严实实；双手藏在黑手套里，身上似乎没带武器。

“我操。”慈悲小声嘀咕道。

那骑士让我很不安，身上一阵阵发冷，内心深处有种本能让我想拔腿就跑。但更折磨人的是好奇心。他是谁？他是乘海港里那艘怪船来的吗？他来绿玉城干什么？

骑士漫不经心地扭头扫视我们，就像在看一群绵羊，随即猛然把头

往回一转，直勾勾地盯着沉默。

沉默迎上他的目光，毫无惧意。但不知为什么，他还是显得渺小了几分。

这支纪律严明的队伍迈着整齐的步伐走了过去。慈悲这才催促我们的俘虏继续前进，回到营垒。

我们逮捕了大部分保守派蓝党领袖。大搜捕的流言传开后，暴力分子决定活动活动筋骨，他们引来了滔天巨浪。

永远闷热难耐的天气对人们的理性产生了影响，绿玉城的暴民点火就着，骚乱几乎无需挑动。事态急转直下，死亡人数成千上万，这是最坏的形势。

大半问题在于当地部队，一连串任期短暂、软弱无能的市政官导致了军纪散漫，部队已经难以控制。通常情况下，他们还是会镇压暴民，而且将镇压骚乱视作打家劫舍的特许令。

但是，最坏的情况发生了。钢叉兵营的几个大队要求得到特别捐款，才肯受命恢复治安。可市政官拒绝出钱。

这些大队相继哗变。

慈悲的连队在垃圾门附近匆忙建起一座工事，抵挡三个大队。我们的人死伤殆尽，却没有半个逃兵。慈悲失去了一只眼、一根手指，肩膀和屁股负伤；援军赶到时，他的盾牌上足有一百来个窟窿。等他被送到我这儿来时，一只脚已经迈进棺材。

叛军最终四散奔逃，不敢面对黑色佣兵团的援军。

在我印象中，这是最可怕的暴动。我们为镇压乱民损失了近百名兄弟。叹息区的街巷被尸体覆盖，老鼠变得硕大痴肥，秃鹫和乌鸦从郊野云集而来，几乎遮天蔽日。

团长命令所有人进驻营堡。“随他们去吧，”团长说，“咱们已经尽到了职责。”他的脾气变得阴郁烦躁，“契约可没要求咱们杀身成仁。”

有人讲了句俏皮话，说我们是被自己人捅了刀子。

“没准市政官就是这么打算的。”

绿玉城磨灭了他的士气，但最灰心丧气的还要数团长。他为佣兵团的损失倍感自责，甚至想撂挑子不干了。

暴民沦落成一股满腹怨念、沉闷散漫的势力，不许任何人灭火或是维护治安。除此以外，暴民只是在城中游荡。叛乱部队收编了其他部队的逃兵，规模愈发庞大，正按部就班地进行谋杀和掠夺。

第三天夜里，我脑子进了水，居然自告奋勇担任哨兵，在特里詹城墙上站岗，面对漫天冰冷的星辰。城中静得出奇。我若不是累得精疲力竭，恐怕会更加焦虑。但我现在能做的，只是不让自己睡着。

咚咚从我身边走过，“你在外面干吗呢，碎嘴？”

“替人站岗。”

“看你那脸色，就跟土埋半截了似的。快去歇会儿。”

“你也好不到哪儿去，矮冬瓜。”

他耸耸肩，“慈悲怎么样？”

“还没脱离危险。”说实话我对他不抱希望，“你知道那边的情况吗？”我抬手指去。一声凄厉惨叫在远方回荡。它给人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与这些天来不绝于耳的惨叫不同，那些声音充满痛苦、愤怒和恐惧，而这一声则散发着更加阴暗的气氛。

咚咚说起话来跟他兄弟独眼一样吞吞吐吐。只要是你不了解的情况，他们就觉得是个值得保守的秘密。这帮法师！

“据说叛军在亡魂山上发死人财时，打破了邪兽墓上的封印。”

“啊？那些东西跑出来了？”

“市政官是这么说的。团长可没当真。”

我不以为意，但咚咚面色凝重，“它们似乎很强。当年在城里制造了不少麻烦。”

“应该把它们拉进队伍。”法师的语气透出一丝哀伤。他和独眼已经在佣兵团服役多年，见证了近年来的衰败。

“它们为什么会出现在绿玉城？”

法师耸耸肩，“歇会儿去吧，碎嘴。别把自己累死。到头来不会有什么差别。”他说着缓步走远，瞧那副魂不守舍的模样，也不知在胡思乱想些什么。

我扬了扬眉，他已经走下城墙。我转回身望向火光星辰，倾听令人提心吊胆的宁静。我的眼皮开始打架，视线模糊不清。咚咚说得对，我需要睡眠。

又是一声凄厉诡异的叫喊从黑暗中传来。这次显得更近。

“起来，碎嘴，”副团长讲话从不客气，“团长让你到军官食堂去。”

我呻吟。我咒骂。他咧嘴一笑，捏住我胳膊肘的麻筋，把我整个人惯在地上。“我醒了，”我嘟囔着开始摸索自己的靴子，“他有什么事？”可副团长没了踪影。

“慈悲能撑过来吗，碎嘴？”团长问道。

“不太可能，但比这更大的奇迹我也见过。”

所有军官和队长都在。“你们想知道出了什么事？”团长说，“前两天来的那伙人，是渡海而来的使者。他们提出一项盟约，用北方的军事资源交换绿玉城的海军支持。在我听来合情合理。但市政官是个死脑筋，他至今还对猫眼石城的军事行动耿耿于怀。我建议他要灵活变通。就算这些北方佬是恶人，那么同盟提案可以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，成为盟友总比当附庸强。问题在于，如果使节继续施压，咱们该站在哪边？”

蜜糖说：“如果市政官让咱们跟这些北方佬干仗，是不是应该拒绝？”

“也许吧。跟大巫师作对只有死路一条。”

“砰”的一声，食堂大门轰然敞开，一个男人走了进来。他瘦小枯干，皮肤黝黑，还长着一个硕大无比的鹰钩鼻。团长跳起身，一磕脚后跟来了个立正，“市政官大人！”

来客抡起双拳，往桌面上狠狠一捶，“你居然命令佣兵团撤回营堡。我付钱可不是让你们像落水狗似的藏起来！”

“你付钱也不是让我们当烈士，”团长用他那种跟傻瓜蛋讲道理的口气说，“我们是保镖，不是保安团。维持治安是城邦卫戍部队的工作。”

市政官跟所有人一样精疲力竭、担惊受怕、心烦意乱，几乎要崩溃了。

“理智点吧，”团长建议道，“绿玉城的局面已经无可挽回了，到处一片混乱，任何恢复秩序的企图都是徒劳。”

这话说得好，我已经开始痛恨绿玉城了。

市政官一下子泄了气，“还有邪兽的事，在城里肆虐；北方来的秃鹫，他们的船正在岛屿外面等着呢！”

正犯迷糊的咚咚忽然惊醒过来，“在岛屿外面，你是说……”

“等着我去求他。”

“有意思。”小个子法师重新打起瞌睡来。

团长和市政官围绕我们的契约条款吵个没完。我找来合约副本，市政官试图用“对，但是”之类的说辞扩展条约内容。显然，如果使节开始施压，市政官就准备跟他干一架。

老艾打起鼾来。团长把我们轰走，继续跟雇主争执不休。

七小时，应该勉强算是睡饱了一觉吧。我被咚咚叫醒时，没有把他掐死，只不过抱怨连天乱发脾气，直到他威胁说要把我变成一头在黎明门乱叫的驴子。等我穿好衣服，跟法师找到另外十几个人，这才发觉自己根本不知道他们打算干什么。

“我们准备去看一眼坟墓。”咚咚说。

“啥？”有时候刚起床时，我的脑子不太灵光。

“我们准备去亡魂山，亲眼瞅瞅那座邪兽墓。”

“你们先给我等会儿……”

“蠢种！我早觉得你像，碎嘴。”

“你在说什么鬼话。”

“别担心。有三位顶尖法师陪你，什么都不干专门看护你这条小命。独眼本来也想去，但团长让他在家留守。”

“我干吗要去调查这件事？”

“好弄清吸血鬼的流言是不是真的，有可能是那艘怪船玩的花招。”

“要真是那样，这花招倒不坏，跟真的一样。也许咱们应该再仔细想想。”邪兽带来的恐慌完成了任何部队都无法完成的任务：它平息了暴乱。

咚咚点点头，用手指轻敲赖以得名的小鼓。我梳理着思路。要说承认自个儿的缺点，咚咚还不如他兄弟。

这座城市安静得像座古战场。像战场一样充满臭气、苍蝇、食腐鸟和死尸。只有靴子踩踏地面的声音在四周回荡，一只可怜兮兮的狗守在倒下的主人身边，发出凄凉哀嚎。

“秩序的代价。”我嘟囔道。我想把狗撵走，但它就是不动。

“混乱的成本，”咚咚敲着小鼓反驳道，“这可不是一码事，碎嘴。”

亡魂山比营堡所在的高地还高。从安置富豪陵寝的上层围场，我可以看到那艘北方来的大船。

“就趴在那儿等着，”咚咚说，“跟市政官说的一样。”

“他们为什么不干脆进驻？谁挡得住他们？”咚咚耸了耸肩。谁也说不出一个所以然。我们来到那座在流言和传说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著名的陵寝。它显得极为苍老，绝对挨过雷劈，还有被工具挖凿留下的痕迹。一扇厚重橡木门被炸裂，方圆十几码内到处都是木屑碎片。

地精、咚咚和沉默把头凑在一起。有人开了句玩笑，说他们好像共用一颗脑袋。地精和沉默守在门洞两侧几步远的地方，咚咚则正对大门。咚咚像头准备冲锋的公牛一样来回转磨，最终找好位置，矮身蹲伏，双臂胡乱挥舞，好似在模仿武术大师。

“你们这帮蠢货怎么不把门打开？”他低声喝道，“白痴，我带来的全是白痴。”小鼓发出咚咚声响，“只会傻站着挖鼻屎。”

两个伙计走上前去，抓住符木门用力拖拉。大门扭曲严重，无法完全打开。咚咚敲打手鼓，恶狠狠地厉声吼叫，猛地跳入墓穴。地精也紧随其后窜了进去。沉默悄无声息地快步上前。

咚咚在里面尖声细嗓地叫了一声，随即开始打喷嚏。他跌跌撞撞跑出陵墓，眼泪直往下流，用手掌根使劲揉鼻子，乌黑肤色泛着铁青，说起话来像患了重感冒，“不是花招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我问道。

他用大拇指比了比陵墓。地精和沉默还在里面，他们也开始打喷嚏。

我凑到门口，往里面瞥了一眼，看得并不真切，只见空中尘灰密布，在阳光下飘舞。我走进去，让眼睛逐渐适应。

到处都是成堆成垛的骨头，似乎被某个变态拾掇得整整齐齐。它们样子很怪，虽说与人类骨骼类似，但以我作为医师的眼光判断，身体各部分都很诡异。这里最初恐怕足有五十具尸体。他们当年真把这些怪物封印了起来。肯定是邪兽。

墓穴中还有几具新鲜尸首，我在开始打喷嚏前，数出七个刚死的士兵。看他们的服饰，隶属于一支叛乱部队。

我把一具尸体拖到外面，松开手扔在地上，踉跄着跑开几步，开始作呕。等到缓过劲来，我才转回身开始检查那件战利品。

其他人围在我身边，一个个脸色发绿。“幻影可干不出这种事。”地精说。咚咚点点头。他比其他人更加心惊胆战。我甚至觉得眼前这一幕不该产生这么大影响。

“你还好吧？”我问咚咚。

他看了我的急救包一眼，挥手把我赶开，“我没问题，只是想起点往事。”

我容他歇了一分钟，又继续追问道：“往事？”

“独眼和我还小的时候，被父母卖给恩·葛莫，成了他的学徒。那时，有个来自群山的信使死了，我看过他的尸首。”他说着单膝跪在死去的士兵身边，“伤口跟他完全一样。”